

# 红男绿女闯江湖

袁建民 李 军 编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3年·沈阳

(辽) 新登字 1 号

**红男绿女闯江湖**

Hongnan Lǜnǚ Chuang Jiānghú

袁建民 李 军 编

---

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108号) 大连印刷工业总厂印刷

---

字 数： 140,000 开 本： 787×1092 1/32 印 张： 6 1/2

印 数： 1—1,038

1993年 8 月 第 1 版      1993年 8 月 第 1 次 印 刷

---

责任编辑：张景富	版式设计：赵耀今
封面设计：刘冰宇	责任校对：刘 涛

---

ISBN 7-205-02636-9/I·164

定 价： 4.40 元

## 编者的话

江者，谓其深；湖者，谓其远。闯江湖，意在使我们这一代青年志存高远。90年代，风起云涌，改革大潮滚滚而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许多青年人转换脑筋，更新观念，不拘泥于现有的生活和工作岗位，而是大胆地到大千世界之中去寻找自己的位置，实现自身的价值，在人生的道路上做了不懈地努力，取得了满意的成果。寻觅、挣扎、失败、成功，这是闯世界的青年人所经历的不平坦的道路。几乎每个人都有一段叫人心灵震颤的经历，或跌宕离奇，或磨难重重，或忍俊不禁。但是，他们并没有沉沦，更没有被厄运所击倒。而对压下来的天空，仍昂起不屈的头，去拼搏，去奋争，从而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本书精编了39篇“闯江湖”的故事。这些故事都是青年人“闯江湖”不平凡的经历，因而读来生动有趣，真实感人，充满生气。它是广大青年敢闯世界的一个缩影：有人在这大潮中成了稳健驾驭生命之舟的“弄潮儿”，也有人在江湖路上跌得鼻青脸肿。更多的人则从这跌撞中奋起，在泪光中成熟……他们中，有办厂、做生意的酸甜苦辣；也有成了招聘干部，初为人师的惶恐不安；有对外面世界

的惊叹，更有对故土的深深思念……我们把这些鲜活的充满生气的作品奉献给读者，相信广大青年会受到启迪，使自己既充满信心，又能冷静地分析自己。对待现实，给正在和准备闯江湖的朋友们则更有意义。

## 目 录

初走江湖路·····	1
我要自己试试·····	4
小姐初闯大世界·····	10
黑亮的眼睛·····	17
我被招聘了·····	22
寄人篱下的苦楚·····	25
靓女阿聪的“魅力”·····	29
独步人生·····	35
闯西口·····	42
再走一步·····	45
酒干倘卖无·····	51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	55
你应像个勇士·····	58
我也长出了生意细胞·····	61
还要从头干起·····	64
我相信，不是没有一点机会·····	68
闯江湖，就这么回事·····	72
我吆喝一声：收酒瓶子罗！·····	75
琵琶声声·····	78
锅碗瓢盆畅想曲·····	82
寻找我的世界·····	85

寻觅、挣扎、失败、成功·····	90
都市临时工的遗憾·····	96
江湖夜雨自飘零·····	102
金银梦·····	110
辛酸的闯荡·····	115
我只想回家·····	119
八千里路辛醉泪·····	122
一个“归来者”的自白·····	125
曲里拐弯的路·····	131
两个小保姆的追求·····	138
南下打工仔的苦与乐·····	148
从菜篮子里淘金的人们·····	152
纺织厂里的乡下妹·····	162
枣树村3号院的安徽姑娘·····	168
“愚公”式的“搬山人”·····	178
“退潮”后的沉思·····	183
闯荡归来困惑多·····	191
60万农民进北京的观察与思考·····	195

## 初走江湖路

我生在一个文化、经济、交通都很落后的农村，祖祖辈辈以种田为生。由于家境贫寒，我只读了一年初中，就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年仅16岁的我开始承担一家人的生活重担。父亲有病，弟妹尚小，生活迫使我比别人早成熟起来。为了家里的生计，我拼命苦干，但依旧改变不了穷困的面貌。

一次偶然的机，我遇到同学李方，我问他失学之后到哪里去了，他说：因为家里穷，无钱读书，父亲叫他跟表叔做生意，这两年混得不错，赚了点钱。他还说，外面的世界可大了，你何不出去碰碰运气，顺利的话，也能解决家里的困难。

接连几天，我天天做着发财的梦，无心下地干活，想出去的决心一天比一天坚定。看着父亲因无钱治病而不断恶化的病情，我的心如刀割。说服父母，我从李方手里借了80元钱，开始出去闯江湖。

走了一夜山路，黎明赶到县城。在家就听说邵阳的鸡很贵，我何不在县城买些鸡到邵阳卖呢。主意已定，便朝前面的农贸市场走去。我与鸡贩讨价还价，最后以每斤2元成交，我买了30斤鸡，又在饭店买了两个馒头，坐了3点开往邵阳的班车。

坐在车上，我想这趟出去小打小闹的挣它一点，蹉跎路

子，以后慢慢地发起财，家里的日子就好过了。可是到了邵阳之后，我弯腰拿鸡时却被惊呆了——鸡贩子坑了我！

原来，这些鸡贩子为了挣钱给鸡喂了沙子，鸡还没到邵阳就死光了。

我恨那个鸡贩子，更恨自己不长心眼。看着一堆死鸡，我难过得流下眼泪。

“小同志，这鸡是买的还是卖的？”一位30多岁的中年人问我。“卖的”我说。“你怎么卖死鸡？谁会买你的死鸡？”他接过我手中的鸡看了看：“一块钱一斤卖给我吧？”我不太情愿，他看透了我的心思：“小同志，你知道吗？你提着喂了沙子的鸡来卖，只要我到工商所去告你，你一分钱都得不到，说不定还要罚你几十元。我是出于好心，你卖还是不卖？”经他这么一说，我不知所措。“你拿去吧，一共30斤。”他接过鸡，点给我30元钱走了。

天快黑了，我找到一家旅社，开了住宿票，便进房清点自己的钱。买鸡赔进30元，坐车5元，住宿吃饭5元5角，余下不到40元了。

这点钱能做什么呢？我不能偷不能挣，回家去，眼睁睁看着父亲病倒下去吗？不能回去，我要挣钱。

流浪了两天，打听到车站需要临时工，我立即去报名，我不怕吃苦，为人老实，一做就是两个月。我赚来的钱一部分寄回了家，省吃俭用又攒了点。后来，我又去建筑队当小工，挑砖、抬材料，一干又是四五个月。半年过去，心血和汗水没有白流，除给家里寄回去300元，余下的钱我准备做小生意，谋求发展。

我从邵阳买流行的服装带到家乡去卖，又从家乡买些土特产到邵阳卖。在买与卖的过程中，我学会了识别真假优



劣货，学会如何做生意。为了生意方便，我到工商所办了执照，在县城租了房子，除上交国家税收，处处精打细算，银行里的存款也变成了四位数，昔日穷酸的乡巴佬，如今的日子好过起来了，父亲的病也治好了。

一年初闯江湖，辛酸与艰苦没少吃，但我毕竟在江湖路上闯出了点名堂。我的日子好过些了，可家乡还有许多因贫穷无出路而苦恼的年轻人，我想影响他们，带动起他们，一同脱贫致富。



## 我要自己试试

我这个人要是自我概括起来，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但表面上看不是太张狂。我很少在同龄人中说我要超过他们。我这个人好面子，怕说了做不到脸上不好看。步鑫生太露，我不露。我只是心里使劲，干什么都要比人家漂亮，而且要干就干新的，当第一个。没人干过的或者人家达不到的事特有意思，也特冒险，但我想自己试试。

我原来在首钢特种钢厂工作。辞职前，我遵循的是一个传统的做人模式，听上头的話，做好学生、好工人。不能说这样就不好，只能说这样不够。我内心里总还是渴望更出色，更有胡小弟自己的颜色。工余时间搞技术革新，就是出于这样的想法。技术革新有了成果，我也因此被评为全国新长征突击手标兵、全国劳动模范。没想到，我的出名把我更呆板地套入了那个无形的做人模式。

出名后我自己也觉着别扭，不像原来说呀笑的，什么都敢。出名后不一样，你是劳模，是榜样，有一定之规。工作、生活甚至包括谈恋爱，一切都得按照最正规、最传统的来。举个例子，我身上穿的老是一身工作服。连我出国那会儿做了好衣服，都放着不敢穿，怕人家说我不像劳模。我也不知道劳模怎么着，反正领导要求咱吃苦在先，享受在后。生活是个大舞台，我成了一个演员，别别扭扭地被推上台演

劳模。舞台效果还挺好，只是自我感觉不好。我也是人哪，人总有七情六欲。搞对象还不能搞，好像搞对象就是学坏了。说是“小青年要一心一意地工作，不要谈恋爱”，其实那时我都27岁了，够老的。

没法谈恋爱不说吧，还让我一个大小伙子管计划生育。从钢院学了3年回来后，领导重用我提了个工段副段长，主管生活杂务。那笑话多了。人家一大堆年轻小媳妇，我还没结婚，也不懂这个事，红着脸去问：“哎，采用什么避孕措施？”“你他妈的懂吗？滚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硬是把我轰了出来。没法子，你是干这个的，厚着脸皮还得去说。

工人上班三班倒，我呢，有时成了三班连，哪一班我都得跟着，叫人家填计划生育表。当“官”后我搞技术革新的时间一点也没了。我觉得我一天也混不下去了。烦透了。

无形的模式还框住了人的思想，起码是影响真实思想的表达。人家以为我胡小弟大红人，一定是心情舒畅，真是天晓得！我当时能说的话都是报纸上的、广播中的、领导讲的，都是大路货思想。不是我愿意如此，而是我只能如此。谁叫我是劳模！工人说话粗，常常发牢骚，骂头儿。我一在场，情况就不一样了。我是劳模，还是个小头儿，真是没有办法。

我不是没有自己的想法。我在想，如果中国10亿人都像我这样活着，哪怕都是劳动模范，中国也肯定完蛋。没有差异，没有个性，没有竞争，没有勃勃生机，这个民族怎么能不走向衰亡？我一想还想得挺大。具体到一个人来讲，总是这么走下去，最后会把自己给走没了。

一提劳动模范，大家都有一种既定的印象，超额的工作量，特别听话，稳当，然后评上劳模。然后提为干部。

我要不改变，大概也就这么一条路了。我想我要是这样走下去，肯定少活十年。为什么？我精神高度紧张，我觉得脑子要炸了。特别想干的事不能干，要我干的事都是我特别不愿意干的事。我想了想，认为后半生不能照前半生那么走了。

我的抉择跟我们国家的抉择是有联系的。这不是我故意要往高里说（没有必要往高里说）。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我恐怕也很难挣脱旧的羁绊。

也是凑巧。突然有一天一个好友来找我，说沧州有一个厂不行了。咱们去帮帮如何。这可是个大事。我要是不说就走了这条道，显然属于不听话，劳模形象没了，一切荣誉会反过来成了议论，一切跟劳模有关的物质利益也不会有了。市劳模在分房时加15分，全国劳模说不定能加多少分呢？而我一走，别说加分，连房也别想有了。

我要是跟上头说我要走，上头肯定不会放我走。

当时这个事我15分钟就决定了。我说行，咱去帮。

其实要是能好好用我，我并不愿意离开这里。我在首钢干了那么长时间，从1971年到1984年。上了3年钢院学的也是金属压力加工专业。成绩从起初的全班倒数第一到后来的全班第一。我干的这行，学的也是这行，本想干出点名堂来，突然要离开，挺伤心的。我还是找头儿们去了。他们正开会，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说得哭了。伤心归伤心，走还是要走。他们说不行。别提我当时心里窝得有多难受了。你们确实看中了我，你们和我的个人关系也都不错，挺关心的。可看中我也不能如此用我，应当用我所长。以官位高低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以提拔当官来体现对人的重用，在中国这是一个不算毛病的毛病。为什么不能有别的衡量法和体

现法？为什么不能考虑个人的特点和意愿？

我当时是铁了心要走了。我知道我一走会失掉很多，马上能得到的几乎没有。但我突然看到我的前面出现了另一条道。我觉得我的人生道路也应该像我的技术革新一样时时创新。中国很少有人去试那些得不偿失的事儿，我为什么也不能试试？

要求辞职那天，我比上班时间提前半小时去了，把一纸辞职报告放桌子上。厂家哪里干？天天上我们家找我，打电话，没找着。

其实他们找我那会儿，我已经骑着车去沧州帮忙了。帮忙帮得很笨重。两个泵 300 多斤，要绑在后车架上给带去。第一天骑得很快，第二天骑不动了。我想我这个人就是这个命，吃苦。我的人生开头就不顺，我从小失去了父亲，从小也就没有靠爸爸的思想，没有依靠思想。甭管前方有多大困难，都要逼着自己走过去。想想这些，发沉的腿又轻快些了。

在沧州也是酸甜苦辣什么味都有。我雄心勃勃，可也有害怕、忧伤、丧气的时候，也有弱的一面。有时空下来我就拉手风琴，想把我所有的不快请出来送出去。后来的某一时刻，我突然领悟了一个道理：为什么有些原来很好的人会突然犯罪呢？往往是由于承受不住非常情况，精神崩溃了。人之所以能够干大事，就在于能在坎上过去。人与人能差多少？差不了多少，不一样往往在于关键的一两步。

人是要有精神支柱的，不管在什么时候。我的精神支柱是我自己的作为和构想。我不能到这世界上白白走一遭。

在沧州我呆了一年，1985年春节是回北京过的。

为什么回来？我想当一把手，我想干得畅快些，但在沧

州做不到。那个地方的地方色彩比较浓，在一个姓张的地方是不会让一个不姓张的人说了算的。我试试的想法本想在那里放大，放不大，只能装在脑子里带回来了。

回来后我不知道我将来会怎样，我只知道我必须在这社会上争一个位置。

回京不久结了婚。那几年一直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我也老大不小了。去沧州前我就见了她，就是我现在的爱人。我去沧州，她家不同意。我说那就算了吧。后来她跟人商量，人家说，你可别错过胡小弟啊，你别看他忙，要看他的人品和才华。那些喝酒打牌的人倒是不忙，可男同志总得有个事业才好啊。哎，她跟我好了。可我没法照顾她。结婚的一切用品都是她准备的。也没陪她出去旅行。我的时间都用在筹办研究所上了。

那会儿已经允许成立民办研究所了，我们几个志同道合的哥们就考虑成立现代应用技术研究所。很熟悉，也很新鲜，又是一次试试。我们给自己定了很高的目标。一个人的目标应该定得高一些。人生的山峰你定8000米，实际上你的生理极限可能也就7000米，再也爬不上去了。但如果你一开始就定7000米，肯定连7000米也爬不到。现在我们所情况还不错。联系了好多单位好多人，资本总值稳定，项目越来越多，也得到了社会承认。更重要的是我们时时冒出新想法来。

新鲜总是有吸引力的。就说我们今年10月准备启程的环球汽车旅行吧。我们最初的出发点就是要试着干一件别人没干过的事，创个纪录振奋振奋。过去管这叫名利思想，可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国外有长途汽车拉力赛，有没有汽车环球我不知道。但中国人开车环球肯定是第一次。这次如果成行，还可以和国外一些公司建立经济联系，可以带回好多关

于国产汽车性能的技术资料，也是对我们国产汽车和其他产品的一次极好宣传。

还有个更深一层的考虑，想通过这个举动震动一下国人的封闭观念和心态。中国人什么都太平稳了，不会动，也不想动。中国人一定要动，一定要有人主动走向世界。闭关自守的墙太厚了。哪怕我们这个举动只能震下一块土坷垃来，也是好的，比不震要好。

只要活着，我这颗心就安分不了。我总是想自己试试。



## 小妞初闯大世界

### 一

刚走出校门就栽跟头，这事我做梦也想不到，醒着更想不到。

分配方案公布那天是7月13日，不管怎么说，这不是个好日子。果然，就像卖两斤蒜苗要搭半斤葱头一样，3个男生搭上我，被指定到城建部干部局报到。城建部下属有《建设报》《中国环境报》和两三家杂志。我们是学新闻的，跑不出这几个地方。然而干部局一位管事的人告诉我事情麻烦了；与我一同来的3个男生都比较好安排，只是我没地方塞。《环境报》编制已满，《建设报》一开始就说不要女的，其他的几家杂志也各有各的情况。“如果我们随便给你安排个地方，恐怕你也未必满意。你看是不是这样：一方面我们尽量给你想办法，另一方面，你自己去其他单位联系联系，只要有单位接收你，我们肯定放人。”他不慌不忙地说。

我真该好好感谢他，要知道，他就是把我分到某城建公司去出墙报我也没脾气。

我还是识些时务，别去大报社碰钉子吧。但即便是去不起眼的小报社，我也得先拟一份个人简历：

朱红 女 21岁 北京市人 团员 汉族



1987年7月毕业于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原国际政治学院）新闻系。

1986年9~12月在《中国青年报》实习，发稿10余篇。曾在某征文中获优秀奖。

本人身高1.64米，体重50公斤，双眼裸视均1.5，相貌端正，性格开朗，好与人为善，能吃苦耐劳……

嗯，这是一张蛮不错的通行证。

我开始道听途说地搜集部办机关报纸，后来，业务又不得不扩大到行业小报。这类报纸大多在电话号码簿和114查号台都不挂号，你只好据其报名约略估计一下它大致应属哪个部委管，先查出部委的电话总机，再请求他们帮助查找那张小报的电话。这才大致弄出个路数来。114真难叫通；总机通了分机又不通；分机好不容易通了，又告诉你管事那人的分机应该是×××；重拨后管事的人又不在。我还发现，小报社还有经常搬家的业余爱好，你好不容易对着号码簿拨通了电话，一问，竟是某个招待所的小卖部。

“喂，是××报呢？”

“是呀”。“对”。“你是哪里？”“找谁？”“什么事？”

“我是警官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很想去贵报工作，不知您那里是否需要进人？警官大学就是以前的国际政治学院……不是警卫安全系，是新闻系……”

某新闻社——“不好办。我们这里走一个人才能进一个人。”

某医药报——“我和总编说过了，总编听说你是女的，不太感兴趣。这事悬啦。”

某科技报——“我们报社现在60%都是女的，不能再要女的了。”